

長寧沈宗元編

東坡逸事續編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東坡逸事續編目錄

名言	一
懿行	五
攝養	十六
敏捷	十六
闊達	十九
愛才	二十
閒適	二十九
雋語	三十二
佛學	三十六
文章	三十六

詩詞	四十
書畫	四十六
戲謔	五十二
貶謫及終逝	五十三
雜錄	五十七

東坡逸事續編

名言

東坡八歲時在鄉校。時有以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。坡在傍竊視。問先生曰。十一人何人也。先生曰。童子何用知之。坡曰。此天人也耶。則不敢知。若亦人耳。何爲其不可。

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。梅寒而秀。竹瘦而壽。石文而醜。是爲三益之友。

坡言人不怕虎者。虎不禁得其人何。蓋人先見虎。卽不怕虎。虎先爲人所見。卽怕人。小兒不怕虎者。由不識虎。心不動也。

坡云。太守楊家采。通守張君規。邀予出遊安國寺。坐中論順氣養生之事。余云皆不足道。難在去慾。張云。蘇子卿嚼雪吞氈。踏背出血。無



(南)

01396

一語可屈。可謂了生死之際矣。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。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。乃知此事不易消除。從容皆大笑。予愛其語有理。故爲書之。

坡祭柳子玉文。郊寒島瘦。元輕白俗。此語具眼。

東坡與王郎書云。少年爲學。每一書作數次讀。當如入海。百貨皆有。人不能兼收盡取。但得其所欲求者爾。故願學者。每次作一意求之。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。聖賢作用。且只作此意求之。勿生餘念。事迹文物之類。又別一次求。他皆放此。若學成八面受敵。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。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。讀書當如是。

余讀淵明閑情賦。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。正使不及周南。與屈宋所陳何異。蕭統不知而譏之。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。

坡老云。詩至杜工部。書至顏魯公。畫至吳道子。天下能事畢而衰生。

焉。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。書而得鐘索也。畫而得顧陸也。謂其能事未盡畢也。噫此未易道也。

坡云。余蓄墨數百挺。暇日輒出試之。終無佳者。其間不過一二可意。以此知世間佳物。自是難得。茶欲其白。墨欲其黑。方求黑時。嫌漆白。方求白時。嫌雪黑。自是人不會事也。

硯之發墨者。必費筆。不費筆。則退墨。二德難兼。非獨硯也。大字難結密。小字難局促。真書患不放。草書苦無法。茶苦患不美。酒惡患不辣。萬事無不然。可一大笑也。

坡云。春秋之學。自有妙用。若求繩約中。乃近法家者流。苛細紋繞。竟亦何用。惟丘明識其妙。然不盡談。欲使學者自求之。

王荊公作字說。行之天下。東坡在館。因見而及之。曰。丞相頤微窅。窮制作。某不敢知。獨恐每每牽附。學者承風。有不勝其鑿者。如以犇麤

二字言之。牛之體壯於鹿。鹿之行速於牛。今積三爲字。而其義皆反之。何也。荆公無以答。

與李公擇云。僕行年五十。始知作活。大要是慳耳。而文之以美名。謂之儉素。然吾儕爲之。自謂長策。不敢獨用。因獻之左右。往京師。尤宜用此策也。

自杭徙知密州時。方行手實法。使民自疏財產。以定戶等。又使人得告其不實。司農寺又下諸路。不時施行者。以違制論。公謂提舉常平官曰。違制之坐。若自朝廷。誰敢不從。今出司農。是擅造律也。若何。使者驚曰。公姑徐之。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。罷之。密人私以爲幸。

孔子不取微生高。孟子不取於陵仲子。惡其不情也。淵明欲仕則仕。不以求之爲嫌。欲隱則隱。不以去之爲高。饑則扣門而乞食。飽則雞黍以迎客。古今賢之。貴其真也。

懿行

孝宗文集贊序曰。成一代之文章。必能立天下之大節。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。未之能也。存之於身。謂之氣。見之於事。謂之節。以是成文。故能參天地之化。關盛衰之運。不然。則雕蟲篆刻。童子之事耳。烏足以論一代文章哉。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。忠言讜論。立朝大節。一時廷臣。無出其右。放浪嶺海。文不稍衰。力斡造化。元氣淋漓。窮理盡性。貫通天人。山川風雨。草木華實。百千彙狀。可喜可愕。有感於中。一寓於文。朕萬幾餘暇。紬繹詩書。他人之文。或得或失。至軾所著。讀之終日。亶亶忘倦。常置左右。以爲矜式。乃作贊曰。維古文章。言必已出。綴詞緝句。文之蝨賊。手抉雲漢。斡造化機。氣高天下。乃克爲之。猗嗟若人。冠冕百代。忠言讜論。不顧身害。凜凜大節。見於立朝。放浪嶺海。侶於漁樵。歲晚歸來。其文益偉。波瀾老成。無所附麗。昭晰無疑。優游有

餘。跨唐越漢。自我師模。賈馬豪奇。韓柳雄健。前哲典型。未足多羨。敬想高風。恨不同時。掩卷三嘆。播以聲詩。

乾道九年。閏正月望。選德殿書賜蘇嶠誥詞。朕承絕學於百世之後。探微言於六籍之中。將興起於斯文。爰緬懷於故老。雖儀刑之莫覲。尙簡策之可求。揭爲儒者之宗。用錫帝師之寵。故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。養其氣以剛大。尊所聞而高明。博觀載籍之傳。幾海涵而地負。遠追正始之作。殆玉振而金聲。知言自况於孟軻。論事肯卑於陸贄。方嘉祐全盛。嘗膺特起之招。至熙寧紛更。乃陳長治之策。歎異人之間出。驚讒口之中傷。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。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。不可奪者。嶢然之節。莫之致者。自然之名。經綸不究於生前。議論常公於身後。人傳元祐之學。家有眉山之書。朕三復遺編。久欽高躅。王佐之才。可大用。恨不同時。君子之道。閭

而章。是以論世。儻九原之可作。庶千載以同風。惟而英爽之靈。服我袞衣之命。可特贈太師。餘如故。

東坡自謂竄逐海上。去死地近。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。敬將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。盡買放生。以薦父母冥福。其子邁在側。見所買放生。盈軒蔽地。或掉尾乞命。或悚翅哀鳴。亟請放之。旁有侍妾朝雲。見邁衣衾有蠕動。視之乃蠹。遽以指爪隕其命。東坡曰。聖人言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可乎。妾曰。奈齧我何。東坡曰。是汝氣體感召而生。不可罪也。今人殺害禽魚。豈禽魚齧人耶。妾悟。自後罕茹腥物。多食蔬菜。東坡舅氏諭之曰。心卽是佛。不是斷肉。坡曰。不可作如是言。小人女子。難感易流。幸其作如是相。有何不可。

東坡歸陽羨時。流離顛躓之餘。絕祿已數年。受梁吉老十絹百絲之

贖。可見非有餘者。李憲仲之子廌。以四喪未舉。見公。公盡舉以贈之。且贈以詩云。推衣助孝子。一概滋湯旱。誰能脫左驂。大事不可緩。章季默三喪未葬。亦來見公。公亦助之。有不辭毛粟施。行自丘山積之句云。

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。獨蘇公之作最爲便爽。而其所撰論策之類。於時最爲近。故操觚之士。鮮不習蘇公文者。蘇公才甚高。蓄甚博。出之甚達。而又甚易。凡三氏之奇。盡於集。而蘇公之奇。不盡於集。韻而詞。則溫韋讓壯。舌而諧謔。則侯白遜雅。筆而簡牘題署。則黃豫章遜雋。遊戲而爲法書。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。爲古木竹石。則文洋州之畏友。逃而之佛。則裴相國楊學士之禪那。以是律三君子。有一乎否也。當蘇公之生存。雖荒州下邑。兒童婦女。莫不欲一識其面。而其言之傳。蓋北幽朔而東三韓。西達羌戎。南過雞林馬人之界。而

其禁絕之者。乃在于廣廈細旃之上。角而與之左者。談說經術道理之士。急竄而急欲殺之者。亦一時材譎貴臣。噫可怪也。及公歿且久。而廣廈細旃之上。其惡漸移而爲好。學士大夫。至於今慕說之不衰。雖然。問其所以能盡公者。則自論策之外無幾也。以故取公年譜及傳志略存之。而復叢公之小言。與諸家之評隲紀述瑣屑。亦一一附錄。約爲十卷。名之曰蘇長公外紀。而置之山房之几。暇日抽一卷。佐一觴。其不賢於山腹海錯者幾希。弇州

公嘗言觀書夜常以三鼓爲率。雖大醉歸。亦必披展。至倦乃寢。自出詔獄之後。不復觀一字矣。某於錢塘。從公學一年。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。然每有賦詠。及著撰所用故實。雖目前爛熟事。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。秦少章

將至曲江船上。灘欹側。撐篙者百指。篙聲石聲。擘然。顧皆濤瀨。士無

人色。而吾作字不少。衰何也。吾更變亦多矣。置筆而起。終不能作一事。何如且作字乎。

先生臨錢塘日。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。公呼至詢之。云某家以製扇爲業。適父死。而自今春以來。連雨天寒。所製不售。非故負之也。公熟視久之曰。姑取汝所製扇來。吾當爲汝發市也。須臾扇至。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。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。頃刻而盡。卽以付之曰。出外速償所負也。其人抱扇泣謝而出。始踰府門。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。所持立盡。後至而不得者。懊恨不勝去。遂盡償所逋。一郡稱嗟。

歐陽公初薦蘇明允。便欲朝廷不次用之。時富公韓公當國。韓公以爲然。獨富公持之不可。曰。姑少待之。故止得試銜初等官。明允不甚滿意。再除方得編修。因革禮書。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

神道碑。久而不敢發。其後不得已言之。一請便諾。人亦以此多子瞻也。

蘇公謫居黃州。始自稱東坡居士。詳考其意。蓋專慕白樂天而然。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。持錢買花樹。城東城上栽。又云東坡向春暮。樹木今何如。又有步東坡詩云。朝上東坡步。夕上東坡步。東坡何所愛。愛此新成樹。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。何處殷勤重回首。東坡桃李種新成。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。蘇公在黃。正與白公忠州相似。因憶蘇詩。如贈寫真李道士云。他時要指集賢人。知是香山老居士。贈善相程傑云。我似樂天君記取。華顛賞遍洛陽春。送程懿叔云。我甚似樂天。但無素與蠻。入侍邇英云。定似香山老居士。世祿終淺道根深。而跋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。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。遂拜中書舍人。某雖不敢自比。然謫居黃。起知文登。召爲儀曹。遂忝侍

從。出處老少。大略相似。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。去杭云。出處依稀似樂天。敢將衰朽較前賢。序曰。平生自覺出處老少。粗似樂天。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。又云。淵明形神似我。樂天心相似我。高麗入貢。使者陵蔑州郡。押伴使臣。皆本路管庫。乘勢驕橫。至與鈐轄亢禮。公使謂之曰。遠夷慕化而來。理必恭順。今乃爾暴恣。非汝導之耶。不悛。當奏聞。押伴爲之小戢。使者發幣於官吏。書稱甲子。公却之曰。高麗於本朝稱臣。而不稟正朔。吾安敢受。使者亟易書稱熙寧。時以爲得體。吏民畏愛。及罷去。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。

公嘗與某宣德書云。蒙遣人致金五兩。銀一百五十兩爲贖。軾自黃遷汝。亦蒙公厚餉。當時鄰於寒殍。尙且辭避。今忝近臣。尙有餘瀝。未卽枯竭。豈可冒受。又恐數逆盛意。非朋友之義。輒已移杭州。作公意捨之病坊。此蓋某在杭日所置。今已成倫次。歲收租米千斛。所活不

貲。故用助買田。以養天民之窮者。此公家法。故推而行之。以資公之福壽。某亦與有榮焉。想必不訝。至於感佩之意。與收之囊中。了無異也。

先生在海外至贛上。寓居水南。過郡城。攜一藥囊。遇有疾者。必爲發藥。并疏方示之。每至寺觀。好事者及僧道之流。有欲得公墨妙者。必預探公行游之所。多設佳紙。尾書姓名氏。堆積案間。拱立以俟。公見卽笑視。略無所問。縱筆揮染。隨紙付人。至日暮筆倦。或案紙尙多。卽笑語之曰。日暮矣。恐小書不能竟紙。或欲齋名及佛偈。幸見語也。及歸。人人厭滿。忻躍而散。

蘇長公一日過溫公。值公外出。一僕應門曰。君實不在。長公曰。爾主人已自作相。何得復稱君實。此後當稱司馬相公。溫公歸。遽稱相公。公驚問曰。誰教汝來。僕曰。適蘇學士見語如此。公笑曰。一個好僕。被

蘇學士教壞了。

蘇子瞻居黃州時。與鄰里往還。子瞻既絕俸。而往還者亦多貧困。仿溫公真率會而復殺爲三。自言有三養。一曰安分以養福。二曰寬胃以養氣。三曰省費以養財。

子由作東坡墓誌云。公生十年。太夫人親授以書。問古今成敗。輒能語其要。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。慨然太息。公侍側曰。兒若爲滂。母許之乎。夫人曰。汝能爲滂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。

東坡在儋。食芋飲水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。章惇每以謔侮困司馬光。光苦之。軾見惇曰。司馬君實。時望甚重。昔許靖以虛名見鄙於蜀先主。法正曰。靖之浮譽播流四海。若不加禮。必以賤賢爲累。先主納之。夫許靖尙不可慢。况君實乎。

東坡云。余謫黃州。與陳慥季常往來。季常不禁殺。每過輒作詩諷之。

季常既不復殺。而里中皆化之。至有不食肉者。皆云未死神已泣。此語使人凄然也。

蘇長公自鳳翔罷官來京師。道由華岳。隨行一兵。忽遇崇甚狂。自褫其衣巾不已。公使人束縛之。而衣巾自墜。人曰。此岳神之怒也。公因謁祠曰。某之去無祈。今之回無禱。特以道出祠下。不可不謁而已。隨行一兵。狂發遇崇而居。人曰。神之怒也。未知其果然否。此一小人如蟻虱耳。何足以煩神之威靈。縱此人有隱惡。則不可知。不然。以其懈怠失禮。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。何足責也。竊謂岳鎮之重。所隸甚廣。其間強有力富貴者。蓋有公爲奸慝。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。而乃加怒於一卒。可乎。某小官。一人病則一事缺。願恕之。非某愚直。諒神亦不聞此語也。出廟。馬前一旋風突而出。雹散天地。沙石驚風。公曰。神愈怒乎。吾弗畏也。冒風而行。風愈大。人馬辟易。不可移足。或勸公曰。

禱謝之。公曰。禍福天也。神怒卽怒。吾行不止。已而風止。竟無別事。李卓吾曰。此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耶。

攝養

東坡云海。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訣。但向起時作。還於作處收。蛟龍莫放睡。雷雨直須休。要令無窮火。常觀未盡油。谷深人靜後。惟有一燈留。

東坡自記云。人間有漏仙。兀兀三盃醉。世上無眼禪。昏昏一覺睡。雖然無交涉。其奈略相似。相似尙如是。何況真箇是。予奉使關西。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。愛而誦之。故海上作濁繆有妙理賦曰。嘗因旣醉之適。方識此心之正。

敏捷

洪文敏在禁林。當鎮院一夕。草六制畢。捫腹步庭中。一老吏竊語云。

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。文敏喜而問之。汝及侍蘇學士乎。曰某大父嘗爲吏。童時從入。是故見之。文敏問蘇學士何如我。對曰。蘇公速實不過公。但不檢書耳。文敏大慚。

元祐間。黃秦諸君子在館。暇日觀畫。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。博奕搏蒲之儔咸列焉。博者六七人。方据一局。投迸盆中。五皆六而一。猶旋轉不已。一人俯盆疾呼。旁觀皆變色起立。纖濃態度。曲盡其妙。相與嘆賞。以爲卓絕。適東坡自外來。睨之曰。李龍眠天下士。顧效閩人語耶。衆賢怪請其故。東坡曰。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。惟閩音則張口。今盆中皆六。一猶未定。當疾呼六。而疾呼者乃張口。何也。龍眠聞之。亦嘆而服。

談錄云。韓康公絳謝事後。自穎入京。以上元至。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。皆門生故吏。一時名德如傅欽之、胡寬夫、錢穆父、蘇東坡、劉貢

父、顧子敦皆在坐。出家妓十餘人。中讌有新寵魯生者。舞罷爲游蜂所螫。公意不喜。久之呼出。以白團扇從。東坡乞詩。坡書一絕。窗搖細浪魚吹日。手弄黃花涼透衣。不覺春風吹酒醒。空過明月伴人歸。上句記其姓。下句記其事。康公大喜。坡曰。但恐他姬厮賴。故云耳。

蘇子瞻自黃徙汝。過金陵。荆公野服乘驢。謁於舟次。子瞻迎揖曰。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。公因招游蔣山。坐方丈飲茶。指案上大研曰。可集古詩聯句賦此。子瞻應聲曰。巧匠斲山骨。公沈思良久而起曰。且趁晴色窮攬蔣山之勝。田承君與一二客從。後言曰。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。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。

呂惠卿之謫。詞頭始下。劉貢父當草制。東坡呼曰。貢父平生作劄子。今日纔殺人也。貢父引疾謁告。東坡一揮而就。傳寫都下。爲之紙貴。

闕達

公答王敏仲云。某垂老投荒。無復生還之望。昨與長子邁決。已處置後事矣。今到海南。首當作棺。次當作墓。仍留手疏與諸子。死卽葬於海外。庶幾延陵季子之義。生不絜棺。死不扶柩。此東坡家風也。卓吾曰。東坡家風猶是字。卓吾家風真如此。

東坡云。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。吾有嘉墨七十枚。而猶求不已。不近愚耶。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。或戲之云。子不磨墨。墨將磨子。今昌言墓木拱矣。而墨故無恙。李公擇見墨輒奪。卿相間抄取殆遍。近有人從渠許來云。懸墨滿堂。此亦通人之蔽也。余嘗有詩戲之云。非人磨墨墨磨人。此語殆可凄然云。

專人遠來。辱手書。并示近詩。如獲一笑之樂。數日喜慰忘味也。某到貶所半年。百凡粗遣。更不能細說。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。邏院後却住一箇小村院子。折足鑊中。菴糙米飯吃。便過一生也得。其餘瘴

癘病人。北方何嘗不病。是病皆死得人。何必瘴氣。但苦無醫藥。京師國醫手裏。死漢之尤多。參寥聞此一笑。當不復憂我也。故人相知者。卽以此語之。餘人不足與道也。

洗兒戲作云。人皆養子望聰明。我被聰明誤一生。唯願孩兒愚且魯。無災無難到公卿。

東坡自惠州移儋耳。秦少游亦自彬陽移海康。渡海相遇。二公共語。恐下石者更啓後命。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。公撫其背曰。某常憂逝。未盡此理。今復何言。某亦常自爲誌墓文。封付從者。不使過子知也。遂相與嘯詠而別。

愛才

先生臨錢塘郡日。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。待次姑蘇。公遣舟邀取至郡。留款數日。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。酒酣。顧視湖山。意頗

歡適。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。而嘆今日之除。似是左遷。久之復謂景文曰。如某今日餘生。自皆裕陵之賜也。景文請其說云。某初逮繫御史獄。獄具奏上。是夕昏鼓既畢。某方就寢。忽見二人排闥而入。投篋於地。卽枕臥之。至四鼓。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。學士賀喜者。某徐轉仄問之。卽曰。安心熟寢。乃挈篋而出。蓋初奏上。舒亶之徒力詆上前。必欲置之死地。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。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。適某晝寢。鼻息如雷。卽馳以聞。裕陵顧謂左右曰。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。於是卽有黃州之命。則裕陵恕念臣子之心。何以補報萬一。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。嘉父云。公自黃移汝州。謝表既上。裕陵覽之。顧謂侍臣曰。蘇軾真奇才。時有憾公者。復前奏曰。觀軾表中。猶有怨望之語。裕陵徐謂之曰。朕已灼知蘇軾衷心。實無他腸。於是語塞。

公在黃州。都下忽盛傳公病歿。裕陵以問蒲宗孟。宗孟奏曰。日來外間似有此語。然亦未知的實。裕陵將進食。因嘆息再三曰。才難。遂輟飯而起。

東坡既就逮御史府。一日慈聖曹太后語上曰。官家何事數日不懌。對曰。更張數事未就緒。有蘇軾者。輒加謗訕。至形於文字。太后曰。得非軾轍乎。上驚曰。娘娘何以聞之。曰。吾嘗記仁宗帝策試制舉人。罷歸喜而言曰。朕今日得二文士。謂軾轍也。然吾老矣。慮不能用。將以遺後人。因泣問二人安在。上對以軾方繫獄。則又泣下。上又感動。始有貸軾意。

仁宗朝。登進士科。復應制科。擢居異等。英宗朝。鳳翔簽判履任。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。宰相限以近倒。且召試祕閣。上曰。未知其能否。故試之。如軾豈不能耶。宰相猶難之。及試。又入優等。遂直史館。神宗朝。

以議變更科舉法。上得其議。善之。遂欲進用。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。補外。王黨李定之徒。媒孽不止。遂坐譏諷。赴獄。欲置之死。賴上獨庇之。得出。止責置齊安。因與近臣論人才。曰。軾方古人孰比。對曰。唐李白。上曰。不然。白有軾之才。無軾之學。上累有意復用。而言者力阻之。一日。特出手札曰。蘇軾黜居思咎。閱歲滋深。人材實難。不忍終棄。遂量移臨汝。哲宗朝。起知登州。召爲南州舍人。不數月。遷西掖。登翰苑。紹聖以後。熙豐諸臣。因元祐諸臣。倒遷謫。崇觀間。蔡京蔡卞等。用事。以黨籍禁其文辭。并墨跡而毀之。政和間。忽弛其禁。求軾墨跡。世人莫知其由。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。一日。啟醮。道士至醮壇。拜章伏地。久之方起。上詰其故。答曰。適至上帝所。值奎宿奏事。良久方畢。始能上其章。上嘆訝。問曰。奎宿何神。所奏何事。對曰。所奏不可知。然此宿乃本朝蘇軾。上大驚。不惟弛其禁。且欲玩其文詞墨跡。一時

士大夫從風而靡。光堯太上皇帝朝。盡復軾官職。擢其孫符。自小官至尙書。今上皇帝尤愛其才。乾道未遂。爲軾製文集敘贊。命有司與集同刊。因贈太師諡文忠。又賜其曾孫嶠出身。擢爲臺諫侍從。嗚呼。揚雄之文。時人忽之。且欲覆醬甌。揚雄亦自謂后世復有楊子雲當知我。今東坡詩文。迺蒙當代累朝神聖之知至此。

宋時杭州府治虛白堂前有紫微花兩株。相傳白樂天所植。蘇子瞻守郡時。神宗嘗書樂天薇花詩以賜之。

殿試中乙科。書謝諸公文忠見之。以書語聖俞曰。老夫當避此人。放出一頭地。士聞者始譁不厭。久乃信服。

王定國甲申雜記云。天下之公論。雖仇怨不能奪也。李承之奉世知南京。嘗謂余曰。昨在從班。李定資深。鞠子瞻獄。雖同列不敢啓問。一日於崇政殿門。忽謂諸人曰。蘇軾奇才也。衆莫敢對。已而曰。雖三十

季所作文字詩句。引證經侍。隨問卽答。無一字差舛。誠天下奇才。因嘆息不已。

蘇文忠訃至京師。張來時知潁州。聞文忠卒。爲舉哀行服。出俸錢於薦福寺修拱。乃遭論列。謫房州別駕。李卓吾曰。張來至今生氣勃勃。真謫得好也。

元仁宗極敬趙孟頫。以孟頫比唐之太白。宋之子瞻。非但推趙。而於太白子瞻。亦尊重矣。

漁隱云。元祐文章。世稱蘇黃。然二公爭名。互相譏誚。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螿蟬江瑤柱。格韻高絕。盤餐盡廢。然不可多食。多食則發風動氣。山谷亦曰。蓋有文章妙一世。而詩句不逮古人者。此指東坡而言也。殊不知蘇黃二公。同時實相引重。黃推蘇尤謹。而蘇亦獎成之甚力。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。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。不敢

復論鄙事。且互相推許如此。且詩文比之螭蚌江瑤柱。豈不謂佳乎。李薦少時。有好名急進之弊。獻書公車者三。多觸聞罷。然其志未已。復多游巨公之門。東坡嘗誨之曰。如子之才。自當不沒。要當循分。不可躁求。王公之門。何必時曳裾也。

文同字與可。與子瞻爲中表兄弟。子瞻數上書論事。還而與賓客言。亦多以時事爲譏誚。與可極以爲不然。每苦口力戒之。子瞻不能聽也。出判餘杭。與可送行詩。有北客若來休問事。西湖雖好莫吟詩。及黃州之謫。正坐杭州詩語。

黃實自言平生有二事。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。除夜泊汴口。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。若有所俟。歸舟中以揚州廚釀二尊。雍酥一匱遺之。後十五年。爲發運使。大暑泊清淮樓。見米元章衣犢鼻。自滌研於淮口。索篋中一無所有。獨得小龍團二餅。函遣人送入。我平生稍慰者。

此事也。

東坡初未識秦少游。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。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。東坡大驚。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。讀之乃嘆曰。向書壁者。豈此郎也。

先生像贊曰。子瞻堂堂。出於峨眉。司馬班揚。金馬石渠。閱士如牆。上前諭事。釋之馮唐。言路以爲階。而投諸雲夢之黃。東坡之酒。赤壁之鑿。嬉笑怒罵。皆成文章。解羈而歸。紫微玉堂。子瞻之德。未變於初。而名之曰元祐之黨。放之珠崖儋耳。方其金馬石渠也。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。及其東坡赤壁也。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。及其紫微玉堂也。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。九州四海。知有東坡。東坡歸矣。民笑且歌。一丘一壑。則無如此道人何。山谷

又像贊云。我游鈞天。帝之所都。是老先生。玉色敷腴。顧我而嘆。憫世

垢濁。笑謂侍仙。畀以靈藥。稽首竟歸。萬里天風。碧山巉然。月墜江空。
山谷

仁宗初讀軾轍制策。迎而喜曰。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。

元城先生語錄云。子弟固欲其佳。然不佳者。亦未必無用處。元豐二年。東坡下御史獄。天下之士痛之。環視而不敢救。時張安道在南京。憤然上疏請附南京遞。府官不敢受。乃遣其子恕。持登聞鼓院投進。恕素愚懦。不敢投。後東坡出獄。見其副本。因吐舌色動久之。問其故。不答。後子由見之云。宜吾兄之吐舌也。此事正得張恕力。

先生於人有尺寸之長。雖非其徒。驟加獎借。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。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。仲殊之曲。惠聰之琴。皆咨嗟歎美。如恐不及。夫馬驂驥坂。則價十倍。士一登龍門。則聲烜赫。嗚呼。惜公逝矣。而吾不及見也。

閒適

東坡云。陶潛詩。但恐多謬誤。君當恕醉人。此未醉時說也。若已醉。何暇憂誤哉。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。此是名言。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盡數。與劉潛石曼卿。但言當飲幾日而已。歐公盛年時。能飲百盞。然常爲安道所困。聖俞亦能百許盞。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。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。非善飲者。善飲者淡。然與平時無少異。若僕者。又何不能飲。飲一盞而醉。醉味與數君何異。亦無所羨矣。孔文舉云。坐上客常滿。樽中酒不空。吾無事矣。此語甚得酒中趣。及見淵明云。偶有佳酒。無夕不傾。顧影獨盡。悠然復醉。便覺文舉多事矣。

王荆公平生不喜坐。非睡卽行。居鐘山。每飯已。必跨驢一至山中。或西庵。或定林。或中道捨驢。徧過野人家。亦或未至山復還。然要必須

出。未嘗輟也。作字說時。用意良苦。常寘石蓮百許枚案上。咀嚼以運其息。遇盡未及益。卽嚙其指。至流血不覺。蘇子瞻性亦然。初謫黃州。布衣芒屨。出入阡陌。多挾彈擊江水。與客爲娛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。聽其所往。乘輿或入旁郡界。經旬不返。爲守者極病之。晚貶嶺外。無一日不遊山。

東坡至儋耳。見野花夾道。如芍藥而小。紅鮮可愛。樸櫟叢生。土人云。倒黏子花也。結子如馬乳。爛紫可食。殊甘美。中有細核。并嚼之。瑟瑟有聲。亦頗澀。童兒食之。或大便難。葉背白如石韋狀。野人秋夏病痢。食其葉輒已。海南無柿。人取其皮剝浸爛。杵之得膠。以代柿漆。蓋愈於柿也。吾久苦小便白濁。近又大腑滑。百藥不瘥。取倒黏子嫩葉蒸之。焙燥爲末。以酒糊丸。日吞百餘。二腑皆平復。然後知其奇藥也。因名海漆而私記之。貽好事君子。明年子熟。當取子研濾酒爲膏。以劑。

不復用糊矣。

東坡在海外。於元符二年春且盡。因試潘道人墨。取紙一幅。書曰。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。松花脂茯苓。皆長生其節。煮之以釀酒。愈風痺。強腰足。其根皮食之。膚革香。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。其實食之。滋血髓。研爲膏。入酒中。則醇醖可飲。其明爲燭。其煙爲墨。其皮上蘚爲艾。納聚諸香煙。其材產西北者至良。名黃松。堅韌冠百木。略數其用於世。凡十有一。不是閒居。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。

東坡在儋耳時。年六十四。時久旱無雨。至上元夜。老書生數人相遇。曰。良月佳夜。先生能一出乎。先生欣然從之。步城西。入僧舍。歷小巷。民居雜揉。屠沽紛然。歸舍已三鼓矣。歸錄其事爲已卯夜書。

東坡云。余謫居黃州。辨才參寥。遣人致問。且以太虛題名相示。時去中秋不十日。秋潦方漲。水面千里。月出房心間。風露浩然。所居去江

無十步。獨與兒子邁棹小舟。至赤壁。西望武昌山谷。喬木蒼雲。雲濤際天。因錄以寄參寥。使以示辨才。有便至高郵。亦可錄以寄太虛也。東坡在儋耳。謂子過曰。吾嘗告汝。我決不爲海外人。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。乃滌硯索紙筆。焚香曰。果如吾言。寫吾生平所作八賦。當不脫誤一字。既寫畢。讀之。大喜曰。吾歸無疑矣。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。

坡云。或爲予言。草木之長。常在昧明間。早起伺之。乃見其拔起數寸。竹筍尤甚。夏秋之交。稻方含秀。黃昏月出。露珠起於其根。纍纍然。忽自騰上。若推之者。或綴莖心。或綴於葉端。稻乃秀實。驗之信然。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。

雋語

東坡常約劉器之同參玉版。器之每倦山行。聞版欣然從之。至簾泉

寺。燒筍而食。器之覺筍勝。問此何名。東坡曰。玉版。此老僧善說法。令人得禪悅之味。器之方悟其戲。

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。與柳展如飲酒一杯。作字數紙。書太白詩云。遺我鳥跡書。飄然落岩間。其字乃上古。讀之了不閑。李白尙氣。乃自招不識字。可一大笑。不如韓愈崛強云。我寧屈曲自世間。安能隨汝巢神仙也。

東坡示參寥云。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。汝何等草芥。輒居我上。艾人俯而應曰。汝已半截入土。猶爭高下。桃符怒。往復紛紛不已。門神解之曰。吾輩不肖。傍人門戶。何暇爭閑氣。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。東坡云。杜幾先以紙求書云。大小不過此。其意不問工拙。但恐太費紙耳。嚴子陵若見。當復有賣菜之語。無以耐其失言。當乾沒此紙也。宗人鎔貧甚。吾無以濟之。昔年嘗見李駙馬瑋。以五百千購王夷甫

帖。吾書不下夷甫。書此遺生。不得五百千。勿以與人。然事在五百年外。價如是。不亦鈍乎。吾一坐六十小劫。五百年何足道哉。

蘇長公奉祠西太乙。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。楊柳鳴啁綠暗。荷花落日紅酣。三十六陂春水。白頭想見江南。注目久之。曰。此老野狐精也。

在惠州與參寥書。自有事以來。亦竈爲知道者。但道心數起。數爲世樂所移奪。恐是諸佛知其難化。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。卓吾子曰。吁。孰知其正難調伏也哉。

客心如萌芽。忽與春風動。又隨落花飛。去作江南夢。我家無梧桐。安可久留鳳。鳳棲在桂林。烏哺不得共。無忘桂枝榮。舉酒一以送。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。先君與聖俞游時。余與子由年甚少。聖俞極稱之。家有老人泉。聖俞作詩曰。泉上有老人。隱見不可常。蘇子居其間。飲

水樂未央。泉中若有魚。與子同徜徉。歲月不知老。家有雛鳳凰。百鳥戢羽翼。不敢呈文章。去爲仲尼嘆。出爲盛時翔。方今天子聖。無滯彼泉傍。聖俞沒今四十年矣。南遷過合浦。見其門人歐陽晦夫。出所爲送行詩。晦夫年六十六。予尙少一歲。鬚鬢皆浩然。固窮亦略相似。於是執手大笑曰。聖俞之所爲鳳者。例皆如是哉。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。吾二人者。又窮於聖俞。可不大笑乎。

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好邪。我見鄭公但嫵媚。好作一對。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。

子瞻問歐公曰。五代史可傳後乎。公曰。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焉。曰韓通無傳。豈得爲善善惡惡。公默然。通周臣也。陳橋兵變。歸載永昌。擐甲誓師。出抗而死。

坡言秋色佳哉。想有以爲樂。人生惟寒食重九。慎不可虛擲。四時之

變無如此節者。

坡嘗與單秀才步田至黃土村。主人以酒餉曰。此紅友也。東坡曰。此人知有紅友。而不知有黃村。真快活人也。

佛學

哲宗問左右。蘇軾襯朝章者何服。對曰。道衣。南行時。帶一軸彌陀。曰。此軾生西方公案也。

皎然禪師贈吳馮處士詩云。世人不知心是道。只言道在他方妙。還如瞽者望長安。長安在東望西笑。東坡代答曰。寒時便懼熱時風。飢漢那知食藥功。莫怪禪師向西笑。禪師身在長安東。

蘇子瞻嘗謂予曰。釋氏之徒。諸佛教法所係。不可以庶俗待之。或有事至庭下。則吾徒當以付囑。流通爲念。與之闊略可也。宋張高英護法記

文章

不易其心而造其語。謂之換骨法。規摹其意而形容之。謂之奪胎法。白樂天云。臨風杪秋樹。對酒長年身。醉貌如霜葉。雖紅不是春。東坡云。兒童誤喜朱顏在。一笑那知是酒紅。此奪胎法也。

歐陽公醉翁亭記。東坡公酒經。皆以也字爲絕句。歐陽二十一也字。坡用十六也字。歐記人人能讀。至於酒經。知之者蓋無幾。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。其詞云。南方之氓。以糯與杭。雜以卉藥而爲餅。嗅之香。嚼之辣。揣之朽然而輕。此餅之良者也。吾始取麪而起肥之。和之以美液。烝之以十裂。繩穿而風戾之。愈久而益悍。此麪之精者也。米五斗以爲率。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。爲五升者四。三斗者以釀。五升者以投。三投而止。尙有五升之贏也。始釀以四兩之餅。而每投以二兩之麪。皆澤以少水。足以散解而勻停也。釀者必甕。按而井泓之。三日而井溢。此吾酒之萌也。酒之始萌也。甚烈而微苦。蓋三投而後

平也。凡餅烈而麵和。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。以舌爲權衡也。既溢之三日。乃投。九日三投。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。既定乃注以斗水。凡水必熱而冷者。凡釀與投。必寒之而後下。此炎州之令也。既水五日。乃籛得二斗有半。此吾酒之正也。先籛半日。取所爲羸者爲粥。米一而水三之。揉以餅麵。凡四兩。二物并也。投之糟中。熟擱而再釀之。五日壓得斗有半。此吾酒之少勁者也。勁正合爲四斗。又五日而飲。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。籛絕不旋踵而粥投之。少留則糲枯。中風而酒病也。釀酒久者酒醇而豐。速者反是。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。此文如太牢八珍。咀嚼不嫌於致力。則真味愈雋永。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。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。不能得一起頭。行百十遭。忽得兩句云。匹夫而爲百世師。一言而爲天下法。遂掃將去。

坡詩如武庫初開。矛戟森然。一一求之。不無利鈍。然天才宏放。直與

日月爭光。凡古人所不到處。發明殆盡。萬斛泉源未爲過。然頗恨方朔極諫。時雜滑稽。故罕醞藉。卓吾子曰。時雜滑稽。正是其醞藉處。東坡如屈注天潢。倒連滄海。變眩百怪。終歸雄厚。

誥勅盛於六朝。其原肇自舜命九官。羲仲和仲之詞。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。其遺制也。此卽口代天言。唐惟常楊元白。宋陶穀遂有依樣畫葫蘆之誚。厥後王介甫最爲得體。而蘇子瞻尤號獨步。多訓飭戒勵之言。有訓誥之風。非如今之誥勅。所謂一箇八寸三頭巾。人人可戴者也。

或問人謂東坡不喜史記。然乎。余曰。東坡何嘗不喜史記。觀其序李氏山房曰。余猶見老儒先生。自言少時求史記不可得。幸得之。親手自抄。日盡誦讀。惟恐不及。又觀其海上與人書曰。到此抄得漢書一部。若再抄得唐書。便是貧兒暴富也。夫漢唐書猶抄錄慶幸如此。况

史記耶。荆公嘗稱坡公表忠觀碑似史記。

蘇子由謂東坡晚年以文章爲鼓吹。真知文章中之樂境。

東坡之文。其長處在微引史事。切實精當。又善設警喻。凡難顯之情。他人所不能達者。坡公輒以譬喻明之。他人百思不到者。既讀之而適爲人人意中所有。古今奏議。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爲超前絕後。長沙明於利害。宣公明於義理。文忠明於人情。

詩詞

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。辭源如長河大江。飄沙卷沫。枯槎束薪。蘭舟繡鷁。皆隨流矣。珍泉幽澗。澄澤靈沼。可愛可喜。無一點塵滓。只是體不似江河。

曲洧舊聞云。章質夫水龍吟詠楊花。其命意用事。清灑可喜。東坡和之。若豪放不入律呂。徐而視之。聲韻諧婉。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。

其詞云。似花還似非花也。無人惜。從教拋墮街傍路。思量卻似無情有思。縈損柔腸。困酣嬌眼。欲開還閉。夢隨風萬里。尋郎去處。又還被鶯呼起。不恨此花飛盡。恨西園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。遺蹤何在。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。二分塵土。一分流水。細看來。不是楊花。點點是離人淚。

東坡在惠州。盡和淵明詩。魯直在黔南聞之。作偈曰。子瞻謫海南。時宰欲殺之。飽喫惠州飯。細和淵明詩。彭澤千載人。東坡百世士。出處雖不同。氣味乃相似。

韋蘇州云。落葉滿空山。何處尋行蹟。坡用其韻。此絕唱不當和也。羅漢贊云。空山無人。水流花開。此八字還訴人再道否。又明月易低人易散。歸來呼酒更重看。又當其下筆風雨快。筆所未到氣已吞。又醉中不覺度千山。夜聞梅香失醉眠。

遊芙蓉城詩。元豐元季三月。余始識子高。問之信然。乃作此詩。詩云。芙蓉城中花冥冥。誰其主者石與丁。珠簾玉案翡翠屏。雲舒霞卷千娉婷。中有一人長眉青。炯如微雲淡疏星。往來三世空鍊形。竟坐誤讀黃庭經。天門夜開飛爽靈。無復白日乘雲駟。俗緣千劫磨不盡。翠被冷落淒餘馨。因過緱山朝帝廷。夜聞笙簫弭節聽。飄然而來誰使令。皎如明月入牕櫺。忽然而去不可尋。寒衾虛幌風冷冷。仙宮洞房本不扃。夢中同躡鳳凰翎。往度萬里如奔霆。玉樓浮空聳亭亭。天書雲篆誰所銘。遶樓飛步高矜辨。仙風鏘然韻流鈴。蘊蘊形開如酒醒。芳卿寄謝空丁寧。一朝覆水不及瓶。羅巾別泪空熒熒。春風花開秋葉零。世間羅綺紛羶腥。此生流浪隨滄溟。忽然相值兩浮瓶。願君收視觀三庭。勿與嘉穀生蝗螟。從渠一念三千齡。下作人間尹與邢。東坡此詩。最爲流麗。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。素紙一軸。敢冀醉後揮掃。

近文。并芙蓉城詩。時得把玩。以慰馳情。

李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。何處聞秋聲。條條北牕竹。回薄萬古心。攬之不盈掬。坡和云。寄臥虛寂堂。月明浸疎竹。冷然洗我心。欲飲不可掬。大率坡每題詠景物。只篇首四句便寫盡。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。高巖下赤日。深谷來悲風。擘開青玉峽。飛出兩白龍。谷林堂首句云。深谷下窈窕。高林合扶疎。美哉新堂成。及此秋風初。行瓊儋間首句云。四州環一島。百洞蟠其中。我行西北隅。如渡月半弓。藤州江下起對月首句云。江月照我心。江水洗我肝。端如徑寸珠。墮此白玉盤。又棲賢三峽橋。有清寒入山骨。草沐盡堅瘦之句。

南人以飲酒爲輕飽。北人以晝寢爲黑甜。故東坡云。三杯輕飽後。一枕黑甜餘。

許彥周詩話曰。季父仲山在揚州時。事東坡先生。聞其教人作詩曰。

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。曲折盡在於是矣。

冰肌玉骨清無汗。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一點月窺人。欹枕斜橫雲鬢亂。起來庭戶悄無聲。時見疎星渡河漢。屈指西風幾時來。不道流年暗中換。世傳此詩爲花蕊夫人作。東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。或謂東坡託花蕊以自解耳。

有明上人者。作詩甚難。求捷法於東坡。東坡作兩頌以與之。其一云。字字覓奇險。節節累枝葉。咬嚼三十年。轉更無交涉。其二云。衝口出常言。法度法前軌。人言非妙處。妙處在於是。

坡和僧守詮詩云。但聞烟外鐘。不見烟中寺。幽人行未已。草露濕芒履。唯應山頭月。夜夜照來去。未常不喜其清絕。及讀詮詩云。落日寒蟬鳴。獨歸林下寺。松扉竟未掩。片月隨行屐。時聞犬吠聲。更入青蘿去。其幽聲清遠。亦自有林下風味也。

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。亦曰螺螄店。余將買田其間。因往相田得疾。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。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。以指畫字。不盡數字。輒了人意。余戲之曰。余以手爲口。君以眼爲耳。皆以一時異人也。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。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。有王逸少洗筆泉。水極甘。下臨蘭溪。水西流。余作歌云。山下蘭芽短。浸溪松間山路淨。無泥。蕭蕭暮雨子規啼。誰道人生難再少。君看流水尙能西。休將白髮唱黃雞。是日極飲而歸。

或曰。東坡詩始學劉夢得。不識此論誠然乎哉。予應之曰。予建中靖國間。在參寥座。見宗子士曠。以此問參寥。參寥曰。此陳無已之論也。東坡天才。無施不可。而少也。實嗜夢得詩。故造詞遣言。峻峙淵深。時有夢得波峭。然無已此論。施於黃州已前可也。東坡自元豐末還朝後。出入李杜。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。無已近來得渡嶺越海。

篇章。行吟坐詠。不絕口吻。常云。此老深入少陵堂奧。他人何可及。其心悅誠服如此。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。予聞參寥此說。三十餘年矣。不因吾子。無由發也。

東坡曰。平疇處遠風。良苗亦懷新。非耦耕植杖。不能道此語。非老農不能識此語。又謂淵明乞食詩曰。淵明得一食。至欲以冥謝主人。哀哉。此大類。非獨予哀之。舉世莫不哀之也。繼寒常在身。前功名常在身。後二者不相待。此士之所以窮也。

書畫

書黃泥板詞後。余在黃州。大醉作此詞。小兒輩藏去藁。醒後不復見也。前夜與王直方張文潛鼂无咎夜坐。三客翻倒几案。搜索篋笥。偶得之。字半不可讀。以意尋究。乃得其全。文潛喜甚。手錄一本。以遺余。持先本去。明日得王晉卿書云。吾日夕購子書不厭。近又以三緘博兩紙。子有近書。當稍以遺我。毋多費我絹也。乃用澄心堂紙。李承晏

墨書此遺之。

子瞻一日在學士院。忽命左右取紙筆。寫平疇交遠風。良苗亦懷新。兩句。大書小楷行草。凡寫七八紙。擲筆太息曰。好好。散其紙於左右。給事者。

東坡云。遇天色明暖。筆硯和暢。便宜作草書數紙。非獨以適吾意。亦使百年之後。與我同病者有發之也。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。聖宋文物之盛。未有嗣之。惟君謨頗有法度。然而未放心。與東坡相上下耳。

東坡居士極不惜書。然不可乞。有乞書者。正色詰責之。或終不與一字。元祐中鎖試禮部。每來見過。案上紙不擇精麤。書遍乃已。性好酒。然不能四五盃。已爛醉。不辭謝而就臥。鼻鼾如雷。少焉蘇醒。落筆如風雨。雖謔弄皆有義味。真神仙中人也。

東坡書隨大小真行。皆有斌媚可喜處。今俗子喜譏評東坡。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。是豈知書法之意哉。余謂東坡書。學問文章之氣。鬱鬱芊芊。發於筆墨之間。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。山谷

東坡先生書。溯東西士大夫。無不規摹。頗有用意精到。得其髣髴。至於老重下筆。沈著痛快。似顏魯公李北海處。遂無一筆可尋。丹陽高述。齊安潘岐。其文皆文藝。故其風聲氣俗。見於筆墨間。坐作語言。想像其人。時作東坡筆。或能亂真。遇至鑒則亦敗矣。東坡書彭城以前猶可僞。至黃州後。掣筆極有力。可望而知真贋也。山谷

東坡少日學蘭亭。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。至酒酣放浪。意忘工拙。字特瘦勁。迺似柳誠懸。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。其合處不減李北海。至於筆圓而韻勝。挾以文章妙天下。忠義貫日月之氣。本朝善書。自當推爲第一。數百年後。必有知此論者。

東坡與子由論書云。吾雖不善書。曉書莫如我。苟能通其意。當謂不學可。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。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。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。發于胸中。而應之以手。故不見其刻畫嫵媚之態。而端冕章甫。若有不可犯之色。少年喜二王書。晚乃喜顏平原。故時有二家風氣。俗子不知。妄謂學徐浩。陋矣。

東坡跋畫苑云。君厚畫苑。處不充篋笥。出不汗牛馬。明牕淨几。有坐臥之安。高堂素壁。無舒卷之勞。而人物禽魚之變態。山川草木之奇姿。粲然陳前。亦好事者之一適也。

坡有題所畫詩云。野雁見人時。未起意先改。君從何處看。得此無人態。

子瞻所作枯木。枝幹虬屈無端倪。石皴亦奇怪。如其胸中蟠鬱也。作墨竹。從地一直至頂。或問何不逐節分。曰。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。又

作寒林。嘗以書告王定國曰。予近畫得寒林。已入神品。雖然。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。而蘭陵胡世將家。收所畫蟹。瑣屑毛介。曲屈芒縷。無不備具。先生又自題郭祥正壁云。枯腸得酒牙角出。肺肝槎牙生。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。寫向君家雲色壁。則知先生非乘酣發真興。亦不爲也。

子瞻歸自道場山。遇大風。因憇耘老溪亭。命官奴秉燭捧硯。寫風雨竹一枝。題云。更將掀舞勢。把燭畫風篠。美人爲破顏。恰似腰枝弱。文與可畫竹。是竹之左氏也。子瞻卻類莊子。又有息齋李衍者。亦以竹名。所謂東坡之筆。妙而不真。息齋之竹。真而不妙者是也。梅道人始究極其變。流傳既久。真贗雜錯。

坡公謫惠州。道經安南。於寺壁作叢竹恠石。後韓平原當國。劄下本軍取之。守臣親監臨。以紙糊壁全堵。脫而龕之。以獻。平原大喜。置之

閱古堂中。後平原敗。籍其家壁。入祕書省之著作庭。辛卯之火。焚右殿道山堂。而此庭無恙。

坡公於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。題其壁殆遍。後黨禍作。遺跡所在。搜毀。寺僧以厚紙糊壁。塗之以漆。字賴以全。至紹興中。詔求墨跡時。僧死久矣。一老頭陀知之。以告郡守。除去漆紙。字畫宛然。高宗大喜。老頭陀遂蒙恩度僧牒。

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。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書。東坡居士則兼二法。而爲風枝雨葉。則偃蹇欹斜。疎稜勁節。則亭亭直上。

蘇書歸去來詞。頗似李北海。流便縱逸。而小乏遒氣。當是三錢鷄毛筆所書耳。

坡臨帖。如雙雕並搏。各有摩天之勢。比之自運。尤覺不凡。坡書嶺南紙。付子過云。硯細而不邏墨。紙滑而字易燥。皆尤物也。吾

平生無嗜好。獨爲佳筆墨。既得罪謫嶺南。凡養生具十無八九。佳紙且盡。至用此等。將何以自娛。爲之慨然。書付子過。

東坡詩如華嚴法界。文如萬斛泉源。惟書亦頗得此意。卽行書醉翁亭記。便可見之。其正書字間櫛比。近顏書東方畫讚者爲多。然未嘗不自出新意也。

戲謔

東坡以呂微仲豐碩。每戲之曰。公眞有大臣體。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。及拜相。東坡當制。遂爲詞曰。果藝以達。有孔門三子之風。直大而方。得坤爻六二之動。

坡知湖州日。嘗與客遊道場山。屏退從者而入。有僧憑門熟睡。坡戲云。髡鬪上困。有客卽答曰。何不用釘頂上釘。

坡嘗飲一豪家。侍姬十餘。皆有姿技。獨豪所鍾愛者名媚兒。容質雖

麗而軀幹甚偉。豪命乞詩於公。公戲云。舞袖蹁躚。影搖千尺龍蛇動。歌喉宛轉。聲撼半天風雨寒。妓頰然不悅而去。影搖千尺龍蛇動。聲撼半天風雨寒。石曼卿松詩也。

貶謫及終逝

嘗川莫蒙養正。崇寧間。過余言。夜夢行西湖上。見一人野服鬢髻。頎然而長。參從數人。軒軒然常在人前。路人或指而言曰。此蘇翰林也。養正少識之。亟趨前拜。且致恭曰。蒙自爲兒時。誦先生之文。願執巾侍。不可得也。不知先生厭世仙去。今何所領。而參從如是。先生顧視久之。曰。是太學生莫蒙否。養正對曰。然。先生顧之曰。某今爲紫府押衙。語訖而覺。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。夜登合江樓。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。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。當不久也。已而果然。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。則養正之夢不誣矣。

冰華居士錢濟明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。建中靖國元年。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。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。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。既往迂之。遂決議爲毗陵之居。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。再見於奔牛埭。先生獨臥榻上。徐起謂某曰。萬里生還。乃以後事相託。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。不復一見而決。此痛難堪。餘無言者久之。復曰。某前在海外。了得易書論語三書。今盡以付子。願勿以示人。三十年後。會有知者。因取藏篋欲開而失鑰匙。某曰。某獲侍言。方自此始。何遽及是也。卽遷寓孫氏館。日往造見。見必移時。慨然追論往事。間出嶺海詩文相示。時發一笑。覺眉宇間秀爽之氣。照映坐人。七月十三日。疾少間。曰。今日有意喜近筆硯。試爲濟明戲書數紙。遂書惠州江月五詩。明日又得跋桂酒頌。自爾疾稍增。至十五日而終。吾謫海南。盡賣酒器以供衣食。獨有一荷葉杯。工製美妙。留以自娛。

然又好書。苦遠不可致。得鄭會老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。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。愚生二年後。慨然念黃虞。得知千載事。上賴古人書。故和之以見志。

丁丑二月十四日。白鶴峯新居成。自嘉祐寺遷入。詠淵明時運詩曰。斯晨斯夕。言息其廬。似爲余發也。長子邁與予別三年。攜諸孫萬里遠至。老朽憂患之餘。不能無忻然。乃次其韻。我卜我居。居非一朝。龜不吾欺。食此江郊。廢井已塞。喬木干霄。昔我伊何。誰其裔苗。下有澄潭。可漱可濯。江山千里。供我遐矚。木固無脛。瓦豈有足。陶匠自至。笑歌相樂。我視此邦。如沫如沂。邦人勸矣。老我安歸。自我幽獨。倚門或麾。豈無親友。雲散莫追。且暮丁丁。誰款我廬。子孫遠至。笑語紛如。剪髮垂結。覆此瓠壺。三年一夢。乃復見予。予在都下。每謁范純夫。子孫環遶。投紙筆求作字。每調之曰。訴旱乎。澇乎。今皆在萬里外。欲復見

此豈可得哉。有來請純夫書。因錄此數紙寄之。丁丑閏三月五日。多難畏人。此詩甚勿示人也。

東坡云。余在惠州。忽被謫儋耳。太守方子容來弔予曰。此故前定。吾妻沈。事僧伽甚謹誠。一旦夢和尚來辭云。當與蘇子瞻同行。後二十七日有命。今二十七日矣。豈非前定乎。遂寄家惠州。獨與幼子過渡海。與楊濟父函云。獨與幼子過南來。生事狼狽。勞苦萬狀。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。

子由作先生墓誌云。紹聖四年。先生安置昌化。初僦官屋。以庇風雨。有司猶謂不可。則買地築室。昌化士人。畚土運甕以助之。爲屋三間。先生與程儒書云。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。勞費不貲矣。賴十數學者助作。躬泥水之役。又有桄榔菴銘云。東坡居士。謫居儋耳。無地可居。偃息桄榔林中。摘葉書銘。以記其處。

東坡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。子由爲作墓誌云。先生七月被病。卒於毗陵。吳越之民。相與哭於市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。訃聞四方。無賢愚皆深嗟出涕。太學之士。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。嗚呼。先生文章爲百世之師。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。加之大賢樂善常若不及。是宜訃聞之日。士民惜哲人之萎。朝野嗟一鑑之逝。皆出於自然。不可強而致也。次年葬於汝州。

雜錄

誰將家集過幽都。每被行人問大蘇。莫把文章動蠻貊。恐妨談笑臥江湖。此子由奉使契丹時寄子瞻詩也。澠水燕談錄云。張芸叟奉使宿幽州館中。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。諸家書肆亦刻子瞻數十篇。謂之大蘇集。芸叟題其後曰。誰傳佳句到幽都。逢著胡兒問大蘇。此二句與子由詩類。

老泉初攜東坡穎濱謁張文定。時方習制科業。將應詔。文定與語奇之。館於齋舍。翌日文定忽出六題。令人持與東坡。穎濱云。請學士擬試。文定密於壁間窺之。穎濱於一題有疑。指示東坡。坡不言。但舉筆倒敲几上云。管子註。穎濱疑而未決。又指其次。東坡以筆鈎去。謂無出處。文定次日見老泉云。二令嗣皆天才。長者明敏。尤可愛。然少者謹重。恐成就或過之。故二公皆受知文定。而穎濱感之尤深。

元豐三年二月朔。予始來黃州。進士潘丙謂予曰。異哉。公始受命。吾黃人未知也。先有神降於州郭氏第。曰。二月朔。蘇公將至。恨吾不及見也。已而公果以是日至。明年正月丙又謂余曰。神復降於郭氏矣。予往觀之。則衣草木爲婦人。而手把筓。使二童子扶之。以筓畫字曰。妾壽陽人也。姓何。媚名麗卿字也。自幼讀書屬文。爲伶人婦。唐垂拱中。壽陽刺史害吾夫。納吾爲侍妾。而其妻妬悍。殺妾於廁。妾雖死不

敢訴也。而天使見之。爲直其寃。且使我有所職於人間。世所謂紫姑神者。其類甚衆。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。公少留。爲賦詩。且舞以娛公。頃刻數十篇。妙思敏捷。雜以嘲笑。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。應答如響。出人意外。坐客撫掌。又作道調梁州。起舞中節。曲終。再拜以請曰。公文名天下。何惜尺寸紙。不使世人知有妾乎。予觀何氏。生見掠於酷吏。死怨於妬悍。而終不指刺史姓名。似有禮者。客至。逆知其平生。而終不顯言陰私。可謂智矣。又雅好詞賦。而恥無聞於世。皆可賢者。粗爲錄其事。答其意焉。

子瞻在黃州。病赤眼。踰月不出。或疑有他疾。過客遂傳以爲死矣。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。景仁卽舉袂大慟。召子弟具金帛。遣人調其家。子弟言此傳聞未審。當先以書問之。乃走僕以往。子瞻發書大笑。故後量移汝州。謝表有云。疾病連年。人皆相傳爲已死。未幾復與數客

飲江上。夜歸。江面際天。風露浩然。乃作歌辭。所謂夜闌風靜。穀紋平。小舟從此逝。江海寄餘生者。與客大歌數過而散。翌日。喧傳子瞻夜作此辭。掛冠服江邊。拏舟長嘯去矣。郡守徐君猷聞之。驚且懼。以爲州失罪人。急命駕往謁。則子瞻鼻鼾如雷。猶未興也。然此語卒傳至京師。雖裕陵亦聞而疑之。

修水深山間。有小溪。里人題其渡曰來蘇。蓋子由貶高安監酒。而子瞻來訪。曾經其渡云。當時小人媒蘖。摧挫死地。至於所經過。而溪翁野叟。反藉之以光榮。嗟夫。人心之公。不可泯如此。豈所謂石壓筍斜出者耶。

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。東坡生日。置酒赤壁磯下。倨高峰。俯鵲巢。酒酣。笛聲起於江上。客有郭九二生。頗知音。謂坡曰。笛聲有新意。非俗工也。使人問之。則進士李委。聞坡生日。作一曲曰鶴南飛。以獻呼。

之使前。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。既奏新笛。又快作數弄。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。坐客皆引滿醉倒。委袖出佳紙一幅曰。吾無求於公。得一絕句足矣。坡笑而從之曰。山頭孤鶴向南飛。載我南遊到九疑。下界何人也吹笛。可憐時復犯龜茲。

今日局中早出。陰晦欲雪。而子由在戶部晚出。忽記十年前在彭時。王定國來相過。留十餘日。還南都。時子由爲宋幕。定國臨去。求家書。僕醉不能作。獨以一絕與之曰。王郎西去路漫漫。野居無人霜月寒。淚濕粉牋書不得。憑君送與卯君看。卯君子由小名也。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。然不若同歸林下。夜雨對牀。乃爲樂耳。

唐子西云。先生赴定武時。過京師。館于城外一園中。余時年十八。謁之。問近觀甚書。予對以方讀晉書。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。予茫然失對。

自海還過惠州。州牧故人出郊迎。問海南風土人情。余謂風土極善。人情不惡。其初離昌化時。有十數父老。皆攜酒饌。直至水次。送某登舟。執手涕泣而別曰。此回與內翰相別後。不知甚時相見。

王君善書符。行天心正一法。爲里人療疾驅邪。僕常傳呪法。當以授王君。其辭曰。汝是已死我。我是未死汝。汝若不吾崇。吾亦不汝苦。

程頤在經筵。以禮法自持。每進講。色甚莊。繼以諷諫。蘇軾謂其不近人情。深嫉之。值國忌行香。頤令供素饌。軾詰之曰。正叔不好佛。胡爲食素。頤曰。禮居喪不飲酒食肉。忌日。喪之餘也。軾令具肉食。曰。爲劉氏左袒。于是范純夫輩食素。秦黃食肉。一日明堂降赦。臣僚稱賀。訖兩省官欲住奠司馬光。頤言曰。子於是日哭。則不歌。軾曰。卽不言歌。則不哭。今賀赦了。却往弔喪。於禮無害。軾遂以鄙語戲頤。衆皆大笑。軾每誚頤曰。不知何時打破這箇敬字。至形諸奏狀云。臣素嫉程頤。

之奸。未常假以辭色。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。左正言朱光庭等。積不能平。劾蘇學士院試館職策題。乞正其罪。詔特放罪。御史中丞傅堯俞。王岩叟。各上疏論軾。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。蓋設此問以觀其答。非謂仁宗不如漢文。神考不如漢宣也。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而親。蘇軾常戲薄程頤。光庭爲程頤報怨也。臺諫當徇至公。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。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。其事小。不足考。若悉考同異。深究嫌疑。則兩岐遂分。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。大患也。太后然之。范純仁亦言軾無罪。遂置不問。

跋南唐剔耳圖云。王晉卿嘗暴得耳聾。意不能堪。求方於僕。僕答之云。君是將種。斷頭穴胸。當無所惜。兩耳堪作底用。割舍不得。三日疾去。不去。割取我耳。晉卿洒然而悟。三日病良已。以頌示僕云。老婆心急頻相勸。性難只得三日限。我耳已聰君不割。且喜兩家總平善。今

見定國所藏桃耳圖。云得之晉卿。聊識於此。

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。鬚眉皆變蒼黑。眉目郁然如畫也。東坡云。平生虛心養氣。數盡神往。而血氣不衰。故發于外如是爾。然范氏四乳。故與人異。忠文立德如此。其化必不與萬物漸盡也。

子由在筠州。雲庵居洞山。聰祥師亦蜀人。居聖壽寺。一夕三人同夢。迎五祖戒和尚。拊手大笑曰。世間果有同夢者。異哉。久之東坡書至。曰。已至奉新。旦夕相見。三人同出二十里。建山寺。而東坡至。各追繹所夢。坡曰。某年七八歲時。嘗夢某身是僧。往來陝西。雲庵驚曰。戒禪師。陝右人也。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。終於大愚。逆數蓋五十年。而坡時正年四十九。

宋時西湖三賢堂。兩處皆有東坡。其一在孤山竹閣。三賢者白樂天。林君復。蘇子瞻也。其一在龍井壽聖院。三賢者趙閱道。僧辨才及東

坡也。

東坡於道上見雲氣自山中來。如羣馬奔突。以手掇開籠。收其雲滿籠中。歸家開而放之。變化掣去。

坡公在館閣。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。仲公憂其及禍。貽書戒之曰。天下論君之文。如孫臏之用兵。扁鵲之醫疾。固所指名者矣。雖無是非之言。猶有是非之疑。又况其有耶。公得書聳然。竟如其慮。

坡公同子由入就御試。共白厥父。明允慮一有黜落。明允曰。我能使汝皆得一和題。一罵題可矣。由是二人皆中。

余游儋耳。見黎氏言東坡嘗從乞園蔬。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。我本儋耳民。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。譬如事遠遊。平生生死夢。二者無劣優。知君不再見。欲去且少留。其末云。新釀甚佳。求一具。漫寫此詩以折菜錢。又望海亭柱間。有公所書大字。貪看白鳥橫秋浦。不覺青

林沒暮潮。及謁姜唐佐。適不在。見其母。余問母識蘇公否。母曰識之。然無奈好吟詩。嘗杖問秀才何在。我言入村落未還。有包燈心紙。公以手拭開。書滿紙。囑曰。秀才歸示之。今尙在。予索讀之。醉墨欹傾。曰張睢陽坐猶罵賊。嚼齒穿齦。顏平原死不忘君。握拳透爪。

遣愁集

八册 一元二角

清初張貴勝輯。內分五十一門。蒐幽錄異。雋永風流。無聊中閱之。可以消遣。沉憂中閱之。可以遣愁。為稗海中之奇書也。

香祖筆記

一册 定價二角

王漁洋為一代詩家正宗。出其緒餘。撰為筆記。此香祖筆記乃諸種之一。宋牧仲稱其師法古與會佳。非他種筆記可及。

◎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初版

（東坡逸事續編一册）

（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）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纂者 長寧 沈宗元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

- 上海 棋盤街 中市
-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
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
-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
-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
-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
-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82

3111

